

佛說妙色王因緣經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從定起已為諸四眾演說無上甘露妙法時有無量百千大眾前後

第五

五

圍遶諸根不動聽聞法要時諸苾芻既見大眾身心寂靜慙懃聽法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惟願慈悲為斷疑網如來大師無上法主今此座中聽法諸人何故慙懃身心不動聽聞妙法如飲甘露世尊告曰汝等苾芻我於

往昔為求法故敬心慙重汝等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說彼因緣乃往古昔於婆羅泥斯大城中有王名曰妙色以法化世國土豐樂人民熾盛無諸鬪戰詐偽怨賊亦無病苦災橫之事稻蔗牛羊在處充滿亦無瓦礫荒梗棘刺恩育兆人如觀一子其王敬信意樂賢善自利利人發堅固願有慈心希大法愍人眾愛羣官除去慳貪常為大捨王之夫人名曰妙容顏貌端正威儀詳審眾德圓滿人所愛樂其王唯有一男名端正子年雖幼小

忠孝仁慈王所愛念無離左右後於異時其妙色王心希勝法召集羣僚而告之曰我於妙法情生渴仰卿等宜應爲我詢訪時諸大臣前白王曰大王當知大覺世尊出興世者方有妙法王報臣曰今雖無佛試爲我求時王即便以箱盛妙金寶懸於幢上鳴鼓宣令普告四方若有爲我宣勝法者我以金箱報其恩德廣設音樂而慶讚之如是訪召經歷多時竟無一人能爲說法時王渴仰憂懷而住爾時帝釋徧觀下界誰善誰惡誰於勝因

情無懈倦遂見此王爲法憂惱便作是念此妙色王久希勝法我當試之其事虛實遂即化作大藥叉身手足異常面目可畏來至衆中而白王曰仁求勝法我能說之王聞法音歡喜踊躍告藥叉曰密跡主有妙法者幸願爲說我當諦聽藥叉告曰大王今者生輕法量五心謂爲易得即令宣說事不應然我身飢虛何能爲說王聞語已尋命膳官所有上食速宜奉進藥叉告曰王厨之食非我所食人熱血肉是我常食王言人之血肉何可卒求藥

又曰王之愛子宜應見與王聞此語便作是
念我父辛苦尋求勝法今聞法音便成無價
時端正子在父邊立聞是語已跪白王曰惟
願父王勿生憂惱父之所望當令滿足可持
我身奉密跡主以充其食王曰汝見求法捨
所愛身善哉丈夫隨汝所樂其端正子即便
以身奉上藥又藥又受已對王大衆分裂其
身噉肉飲血王雖見此慕法情深了無驚懼
時密跡主復告王曰我仍未飽更與汝妻時
妙容夫人亦在王側聞斯語已亦同其子身

奉藥又藥又受已噉其血肉復告王曰然我
飢腸尚未充足王復白言密跡主一子已施
妻復重食尚云飢虛隨意當取我願供給無
退轉心藥又告曰王之自身宜與我食王曰
善哉實不敢悞然我身死如何聞法今我先
可聽其妙法既受持已當即捨身是時藥又
共王立要即於無量百千萬億大衆之中說
勝妙伽他曰
由愛故生憂 由愛故生怖 若離於愛者
無憂亦無怖

王既聞此勝妙法已心生慶幸歡悅無量告
密跡主曰我已聞法如說奉持今我此身隨
意當食時天帝釋見王爲法身心不動如妙
高山知其必當證無上覺捨樂又像復天帝
形信喜內充怡顏前進一手携子一手持妻
而告王曰善哉善哉是善丈夫堅裝甲冑破
煩惱軍濟度愚迷出生死海觀斯勇猛必當
不久能成無上正等菩提汝之妻子今我相
付時王即便白天帝曰善哉善哉天王憍尸
迦降大慈悲爲善知識已能滿我樂法之心

是時天帝於大衆中忽然不現爾時世尊告
諸苾芻於汝意云何勿生異念彼時妙色王
者即我身是端正子者羅怛羅是妻妙容者
即耶輸陀羅是汝等當知我往昔時爲求法
故捨所愛妻子及以己身尚無所悋何況餘
物由此緣故今時所有一切大衆從我聞法
專心聽受無有疲厭又由我昔求法忘勞今
於長夜爲衆說法亦無疲倦汝等苾芻當學
於我恭敬尊重勤求勝法既聞法已如說修
行勿爲放逸爾時諸苾芻及人天衆聞佛說

已歡喜奉行

佛說妙色王因緣經

師子素馱娑王斷肉經

唐至相寺沙門智嚴譯

我憶過去無量劫 有王名曰素馱娑
其王一時出遊山 羣臣部從獵蟲獸
忽逢雷電惡風起 諸人分散悉驚惶

王獨走入深山林 臨河蘇息無人伴
牝母師子在山藪 見王獨坐逼王身
衆生惡業宿緣故 轉種地獄苦無量
王與師子夙因緣 欲情俱起共交會
多劫食肉殺生者 宿習故入師子胎
便生人身師子首 班足丈夫如獸王
長成迅速甚猛利 問母我是誰體儻
其母師子答子云 汝父竭國素馱王
子聞是已速往尋 摩竭提國父王所
引現具啓往因緣 王聞自悟收爲子